



左：丹麦法轮功学员参加游行，微笑着向沿途民众展示“法轮大法好！”  
右：许多民众与法轮功学员交谈、了解真相后，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

## 丹麦文化节 各族裔民众支持法轮功

（明慧记者丹麦报道）二零一二年九月一日至二日，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政府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多元文化节，参与者为哥本哈根居民中有着

世界各地不同背景的八十五个团体的志愿者、表演者和艺术家等。文化节迎来了五万各族裔民众。

介绍法轮功的展台成了文化节

的亮点。法轮功学员们向人们演示法轮功功法，介绍大法真相：当年在中国大陆成为最受欢迎的功法，现在弘传到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受益者无数。但在其发源地的中国却遭受着中共的迫害。

一些人走进展台里，仔细观看令人震惊的迫害图片。一位来自前共产国家阿尔巴尼亚的先生说：我知道共产党有多坏，我们都亲身经历过。一位非洲裔教师看了介绍资料后，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一位致力于对青少年义务进行人权知识教育的老人则表示，他非常知道中共的邪恶，看到这样一批好人受迫害，非常想为此做些什么；他建议用他所在组织的国际联系网，为制止迫害做些具体事。许多民众了解真相后，纷纷签名表示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 慈悲融化华人心中坚冰

（明慧记者多伦多报道）“一个慈悲的微笑会拉近心灵的距离，消除对方的仇视目光；帮助推幼儿车和行动不便的老人开一下大楼的门，会化解对方冷漠的面孔；对来到那里需要帮助的人伸出热情的手，会驱散对方麻木、不解的面目表情。”在加拿大多伦多唐人街坚持讲法轮功真相十一年的吴燕霞对记者这样说。

十一年中，吴燕霞见证了被中共谎言毒害的华人逐渐地改变了对法轮功的看法，也见证了很多善良民众对法轮功的支持。她说，从大多数华人的面目表情可以看到他们内心的转变，“有的人会给你一个微笑，有的人会对你说一句支持、鼓励的话，有人会向你问寒、问暖。”

### 药店老板从敌视变关心

唐人街真相展板旁边有一家药店，吴燕霞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听其他学员说，这位店老板对法轮功学员很不友好，每天从身边匆匆走过，都带着仇视的目光。吴燕霞总想跟这位老板交谈一下，但一直没有机会。

看到这位老板走过时，吴燕霞会

对她说：“知道我们热爱的那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吗？请您看看真相资料。”或者说：“想知道我们为什么站在这里吗？请拿一份真相资料看看就会明白。”

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吴燕霞说：“我们虽然近在咫尺，心却相隔甚远。”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雪，当第二天吴燕霞去放展板时，地上的雪已被过往的行人踩得很结实。她到药店借铁锹铲雪，对那位老板说：“可不可以借用一下您的铁锹铲雪？我们的铁锹断了。”经老板同意后，吴燕霞借用了铁锹。她谢过老板，把展板周围的雪铲干净后，把药店门前的雪也铲干净了，然后从附近的超市买回一袋盐撒在地面上防止结冰。

当吴燕霞把铁锹用纸擦干净还给药店老板时，对方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吴燕霞说，老板笑得那样甜，除了说谢谢外，还关切地说：“看你的手冻得那么红，怎么不戴手套？”



“从此以后，她每次从展板前走过，会看看展板，再给我们一个微笑。”吴燕霞说，“有一天我们在地铁站相遇，她象见到老朋友一样和我打招呼，当得知我有时上夜班，白天还去展板前讲真相时，关切地说‘要多保重啊’！”

### 杂货店老板帮看真相摊位

展板附近一家杂货铺的老板，原来每次看见法轮功的展板，气就不打一处来，总是甩下几句闲话。吴燕霞说：“有一天我友好地对他说：你有意见就提出来，生气会伤身体的。他便气愤地手指展板上的图片说：就这！血淋淋的，摆在这，不觉得寒碜吗？”吴燕霞对他说：但那是事实呀。可没等吴燕霞说下去，这位老板便说：“行了，行了，我不听你说。”说罢一甩手走了。（接下页）

(接首页)又一次他手指展板气愤地说：“我不明白，你们把这些负面的信息展现给外人看，你们脸上有什么光彩吗？不觉得丢人吗？都是中国人，干什么吗！”

吴燕霞明白了他的心结在哪里，便对他说：“你说得很好，我们中国人是一个爱面子的民族，自己饿着肚子，也要把好吃的给客人吃，自己受多大的委屈，也要把笑脸给别人。你以为我们觉得这些图片好看吗？你觉得我们不愿意把自己国家光鲜的画面展现给外人看吗？你知道我身边有多少人只因为向政府讲了一句真话，就被抓、被判刑、遭受酷刑吗？你知道我的亲人就是因为不愿配合当局撒谎欺骗中国人现在正在被关押吗？我们只是想做个社会中的好人就被迫害，只是为了讲句真话就被关押。你说句公道话，如果讲真话被禁忌、做好人被迫害，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

“说到这里，我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吴燕霞说，起初对方脸上充满怒气，继而涨得通红，渐渐平和了许多，最后低声说：“我知道，我还了解共产党吗？就是看到这些画面心里不舒服。”

“以后再从此走过，他脸上都呈现出笑容。”

有一天吴燕霞在真相点值班到很晚了也没人来接班，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话号码。这时她看到了这位老板。他了解情况后便说：“那好，我替你看一会儿摊，你去打个电话联系一下吧。”“我摸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也没找到钱包。最后他给了我一个硬币，我到公用电话亭给家里打了电话。”吴燕霞说，“直到我安排妥当后他才离开。”“以后的几年，每年神韵到多伦多演出，我去他店门前贴海报，他总是笑着说：贴吧！愿意贴多少就贴多少。”

经过漫长的十一年向华人小区民众讲真相，吴燕霞确实感受到了大多数华人内心的变化。一位以前曾住在唐人街几年不见的老华侨再次和她相遇时感慨地说：“哇！你们还站在这里呀！就冲你们这种精神，我完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自由温暖的阳光一定会照耀在中国大地。”◇

## 叙利亚青年的奇遇

我在上网与人聊天时，偶遇一位叙利亚青年，他是大学四年级学生，经常上网聊天，特别喜欢与中国人聊天。他的母语是阿拉伯语，

英文也不太好，但他喜欢在网上交友，我与他讲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他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所受到的迫害，他听后没什么反映，好象这事与他很遥远，只是说：你们认为好，就炼吧。他告诉我他的国家正在内战，他们的生活很不稳定，经常不能上课。

不久，这位大学生又上网了，这次他大声在网上求救，说他妹妹在放学路上遇到枪战，被一颗流弹击中心脏部位，医生说快没救了，我马上叫他帮他妹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可他听不太懂，又不太相信，我想救人如救火，如何让他快速明白呢？他英文不太好，我就找了一本阿拉伯语电子版的《转法轮》传给他，说这是一本能救命的书，你就念给她



## 茅塞顿开

**【明慧网】**长途车上，我身边坐着车老板，这位中年男子已经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劝他退党的是他的警察朋友的妻子（大法弟子）。这位大法弟子不厌其烦地劝他念“法轮大法好”，他却嫌“愚昧”而表示反感，“无神”观念根深蒂固。

我有缘和他同坐几小时车。路上，司机打开车里的收音机开始调

听，要快，不然时间来不及了，救人要紧。他立即下线了。

又过了几天，他在网上找到我，激动万分，说：你给我的这本书太神奇了，书还没念完，他妹妹就活过来了，医生都说这是个奇迹。他说他要大声向周围所有的人介绍这本神奇的书，他国家的人还没听说过《转法轮》这本书。几个月过去了，没了他的消息。

一天我在网上又遇见了他，他对我说起了这几个月一直忙于与中国人的交往，他发现中国人喜欢用QQ聊天，他申请了一个QQ号，向所有网络上能遇见的中国人讲他念《转法轮》的神奇经历。他说，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还有不少中国人骂他，他就与他们交谈，问他们为什么仇恨法轮功，他用亲身经历来说服这些人，最后他发现，其实这些不明真相的中国人也是很渴望自由的。他认为生长在中国的人本来是很幸运的，但不明白为什么不愿听真相。

这位叙利亚青年说，他目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找到教他炼法轮功的人，如果在叙利亚周边国家能找到人去教会他们炼法轮功，他相信将会有许多人学炼。◇

台，我便抓住了这个机会。收音机调到哪个波段，便可收听那个波段的电台广播，载体是无线电波；人的思维以脑电波形式存在，人念“法轮大法好”，好比将自己调到“神”的“波段”，载体是脑电波。听收音机是接收电台发射的信号，念“法轮大法好”是接收神的良性信息。检验电台是否调得准，需要细心调节旋钮跟踪信号；检验与神“沟通”的“台”是否调得准，需要调整心态一心不乱地念。听收音机调台不是“愚昧”，念“法轮大法好”同样不是“愚昧”。如此类比，人与神“沟通”的原理一下子变得很简单。

这个类比曾一度奏效于一些“满腹经纶”的人中精英，这位自称不信神的车老板听罢表现出茅塞顿开的样子，说回去一定要给他的朋友讲讲为什么念“法轮大法好”，并为此而兴高采烈。◇

# 天网恢恢 揭开内蒙古赤峰监狱的狰狞面目

内蒙古赤峰监狱一直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个黑窝，其中有清华学子张连军在这里被迫害长达八年之久；毕业于成都理工大学的陈占国被折磨致残，众多的社会的中坚力量、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在这里惨遭蹂躏。下面揭露的是赤峰监狱恶警种种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

## 一、一朝绑架进监狱立即“严管”

这些年来赤峰监狱不断翻新监舍，因为邪党制造的犯人、恶人、坏人越来越多，监狱人满为患。原先分三个地方分别关押在押人员，分别是位于新城区的主体监狱和砖厂（主要以烧砖为主），还有一座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黑窝——赤峰入监队，离市区还有二十多里。

直至二零零七年年末，新城区的四监扩建完毕，才汇总在一起。所有进监狱的犯人都得经过入监队进行所谓的“教育”，然后才能分到各个分监区进行所谓“劳动改造”。对于入监队的“教育”，恶警张宏伟概括的非常好：那就是要懂规矩，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让人顿感回到了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时代。一进入监队，有两个极有诬蔑性的大牌子一个是“你是什么人，你来干什么”，一个是恶党的办狱方针“改造与惩罚相结合”等恶言，都赫然贴在墙壁上，写在铁牌匾上。

无论哪一个法轮功学员，一被绑架进入监队，不需要问什么，立即严管。严管就是把你弄到一间空屋子，与其它环境隔绝，上厕所、吃饭、一切行动都有犯人紧紧贴身，严密监视。这些犯人大都是恶警的关系户，所谓关系户就是犯人的家属，为了让在押犯人既能干点轻快活，又能早点减刑回家，用金钱贿赂狱警而确立的关系。这些犯人为了早日减刑回家，对恶警言听计从，所以非常凶恶，以换取恶警的奖励。以下就是它们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步骤与程序：

## 二、“三人联号”

“三人联号”是恶党监狱独有的。狱警把三个犯人“捆绑”在一起，吃、住、行、劳动都必然在一起。走

路时，要排成一排，不能并排走，见到警察，要立正、转身、把脸转过去，低着头背对着警察，说这样是对警察的尊敬，是“文明礼貌”，是写在监规里面的。上厕所时，一个人大便，不管多臭，其他二个人都必须在一旁守候，半夜三更有人上厕所，就得把其他二个人叫起来。一个人违反监规，另二个都跟着受罚，三个人要相互告密，不能互相隐瞒。如果三个人关系处的比较好，被犯人告密或被恶警发现，就会及时调换；对警察来说，三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你整我，我整你，你告我，我告你。互相牵制，互相监视，以犯制犯，以恶制恶。只要不死人，不伤残就行。

法轮功学员的“联号”不叫“联号”，有一个更难听的名字叫“包夹”。是恶警专门安排的，以减刑为诱饵，与恶警紧紧的连在一起。对法轮功学员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如实汇报，特别是不准法轮功学员与其他犯人说话，说话时，联号有权制止。并汇报给有关恶警，以备进一步实施迫害。

## 三、开始动手

入监队的恶警轮番找法轮功学员谈话，谈话的目的就是进一步的了解你的一些基本情况，性格特点，然后针对每个人有一套邪恶的办法。程序大部份都是这样：罚站，面向墙壁站标准军姿；坐小板凳；用电棍电击；不许睡觉、迎冬风站立等等。恶警对准备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全面了解的差不多时候，甚至法轮功学员的家庭成员，兴趣爱好等都了解的清清楚楚，就开始动手了。

原入监队主楼有一个耳房子，是犯人做手工艺或挑豆子的地方，专门倒出几套房间，变成了“转化”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开始动手之前，谁也不招惹你，显得非常平静，因为在这平静的几天里，监狱挑出来的最恶的警察与入监队恶警，已经成立组成了诸如所谓的：攻坚队、突击队、转化队、严管队等。

原教育科科长宋文涛，是其中迫害法轮功学员叫嚣的最欢、最卖力的人渣败类，几乎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

遭到过他的迫害。

## 四、邪恶的“转化”程序

入监队在没有与市监狱合并在一起之前，恶警是将法轮功学员关在与主楼相连接的耳房子的小屋子里，合并到一块时，所有刚绑架进来的法轮功学员，全都关在入监队的“教学楼”里。屋子里有监控器，恶警在监控室内，时刻观察着法轮功学员的面部表情。被迫害

“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单独一张床，床放在地中间，每一个法轮功学员至少有六到八个犯人看着，白天黑夜寸步不离。每一个小时记录一次，每一个小组还交接班，还要在交接班日志上签字。内容包括一顿吃多少饭，上了几次厕所，说了一些什么话，有什么动作等。这些犯人要么是恶警的关系户，要么是监狱里最坏的恶徒。

1、坐小板凳：这是一个巴掌大小的小板凳，人坐上去，非常难受，只需十几分钟，肚子窝着疼，头晕、恶心与燥热。恶警将六个或八个犯人分成几组，两个人一组轮班看着，不许打瞌睡，也不许闭眼睛，更不许说话，动一下也不行，即使你老老实实的坐着，犯人也会及时提醒，用手拨拉、拉拽、拍击法轮功学员头部或其他部位。时刻提醒别睡觉、别背经文、别念口诀等，其实这些犯人都是木偶，操纵他们干坏事的是背后的恶警。有的法轮功学员体重大、过于肥胖，随时都可能晕过去。而且坐小板凳的时间每天很长，最严重的时候，几天几夜不许合眼。

2、罚站军姿：这是除了小板凳之外，是赤峰监狱入监队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又一种酷刑。罚站军姿，是标准的军队姿式，面墙壁站立，抬头挺胸的站着，一站就是十几天、二十几天，甚至是几个月，有的法轮功学员由于长时间站立，双腿肿胀，静脉曲张，直至尿血等，还有的当场晕厥过去。

3、电击：恶警张宏伟、曾凡文、刘刚、宋文涛、钱有存、陈佳宁、张树军、李松龄、葛彦溢等，都电击过坚定不屈的法轮功学员，其中法轮功学员马清海，曾被三根电棍同时电击。

4、长期插管灌食：法轮功学员张连军，清华大学学生，在病床上，长期插管灌食达七年零一个月之久。法轮功学员马清海最长灌食长达半年之久。

# 假如彼得举起了横幅

【明慧网】“耶稣扛着沉重的十字架，走过耶路撒冷的街巷，不时摔倒在地上，市民们更加疯狂地向他涌来，发泄他们肆无忌惮的无知与怨恨，风声凄凉，愁云惨淡……”，好莱坞导演梅尔·吉布森在影片《耶稣受难记》中，再现了耶稣受难前的最后12个小时。曾是耶稣最忠诚门徒的彼得，为求自保，面对愤怒的人群，三次不肯认主，看着受难的耶稣，彼得远远地躲着，啜泣着。影片中一曲“彼得不认主”，强烈地烘托出了彼得的那种惊恐万状和悔恨交加的心态。

如果时光倒错，历史再给彼得一次选择，我们可以想象，彼得一定不会让屈辱重演，面对血腥暴力，他会勇敢地站出来，高喊“停止迫害”。用今天的话说，他还可能打出一条“还耶稣基督清白”的横幅，公开地为自己的信仰，为救赎自己的主鸣不平。他如果这么做了，人们很难把“搞政治”的帽子

【明慧网】春秋时代，齐灵公有个怪僻的“嗜好”：喜欢看女扮男装。他别出心裁地让宫中的妇女，都穿上男服。消息传开，上行下效，齐国各地妇女，都赶时髦地跟着学，纷纷穿起男装来。弄得不伦不类，阴阳失调，家庭不和，社会风气很坏。

齐灵公知道后，很生气，就派官吏四出禁止，并颁布法律，规定：“女子着男子服饰者，撕裂其衣服，割断其衣带。”但也无济于事。女穿男装的人，还在有增无减！齐灵公大伤脑筋，请教齐国卿大夫晏婴。

晏婴说：“您对外面下禁令，可是您在宫中却鼓励、纵容妇女们着男子服装，这就好比挂的是牛头，卖的是马肉，内行外效，南辕北辙，这样怎么能禁止得了呢？”（出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近日海外媒体报导，中国江西省景德镇市有一间新华医院，趁孕妇剖腹产时偷摘她们的肾脏。今年八月案发后，该院院长被警方逮捕，住处被



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

套到彼得的头上，相反，赢得的一定是后人们的尊重和敬佩。

当年彼得没有能做到的事，今天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弟子做到了，他们喊出了“停止迫害”，“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的心声。如果认为彼得举起横幅不是“搞政治”，那么法轮功学员争取信仰自由的反迫害同“搞政治”又有什么关系呢？（文/欧阳非）◇

# 李淑贤演戏和李淑贤死亡

【明慧网】李淑贤，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乡崔家屯农妇，30岁，婚后在阿城区大岭乡居住。1999年7月，李淑贤患胃溃疡住进哈尔滨第四医院，病重期间因生活贫困交不上住院费，医院院长主动给他们出主意：你们就说李淑贤是练法轮功练的，就能获得免费治疗，并且在生活中还能给予照顾。

李淑贤及家属为了利益，同意了。于是，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迅速赶到医院采访，用编好的台词让李淑贤的丈夫照着说，还告诉他：“你得带着表情，说得象真的一样。”这样，一则假新闻出笼了，题为“练‘法轮功’练出个活骷髅”，并配有照片（李淑贤的母亲抱着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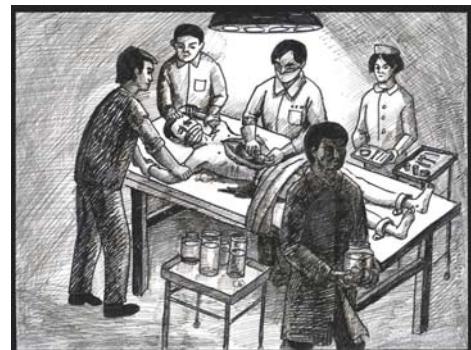
文章中李淑贤说：“是共产党挽救了我，是电视台记者救了我。”李淑贤受到共产党和电视台“优待”后，病情不断加重，被医院强制出院，回家后不久死亡。新华乡政府及阿城市政府曾对此事进行调查，结果证实：李淑贤不是练法轮功的。

可是，此事在中央电视台“走进千万家”栏目播出，很多地方媒体也在播报，炒作得沸沸扬扬。◇

## 上行下效

搜出一百八十万现金，院长供称他偷过九颗肾脏。大陆媒体认为此事太敏感，至今没有任何报导。近几年来，中国大陆各地持续传出肾脏被偷的消息，令人恐慌，官方也曾下令禁止私下器官买卖，百姓也认为这是少数不肖医护人员所为。其实不然，冰山一角已被揭开。

2012年7月在加拿大出版的《国有器官》（State Organs: Transplant Abuse in China）一书中，多位世界医学界权威和专家探讨了中共动用国家机器介入器官移植的现象。其中被誉为全球科技界最有影响力的大人物之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主任亚瑟·卡普兰在书中提到：中国大陆活摘器官“为需求而杀人”的现象普遍存在。书中收录了多位在国际器官移植领域的著名人士和权威医生的文章。这些文章从



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模拟图

专业角度分析了中共活摘器官，特别是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罪行，并呼吁国际社会谴责并采取行动加以制裁。

同时，近日中英文媒体纷纷报道薄谷开来案件中被掩盖的诸多黑幕，她的罪行涉及与薄熙来在辽宁大连从事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器官和非法贩卖尸体，并从中牟取暴利等。

上行下效，时至今日，中共的罪恶危及到社会中的每一个人。◇